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五十五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全人類之公敵」

$1000000　$1000000

「胡考作」

定報價目：每份四分　一月一元　三月二元八　半年五元二　全年十元　本外埠一律寄費在內　國外郵費照加

廣告價目：第一版每方時每日一元二角八分第四版每方時每日九角六分經讀廣告每行每日一角

本館地址：漢口府西一路一四九號　電話：三三六二八　電報掛號：一〇三三

本報已呈准中宣部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二類新聞紙

社論

慶祝蘇聯對叛國案的審判

據塔斯社這兩日電訊，蘇聯的「右派與托派同盟」叛國案，又在最高法院開庭審判了。而布哈林李可夫亞郭達等叛徒，在蘇維埃法庭與蘇聯人民前面，也承認了他們自己的叛賣祖國和人民的罪惡了。全世界勞動羣衆和愛護和平人士，特別是正遭受日寇侵略的我國人民，莫不慶幸蘇聯人民對消滅賣國賊罪犯之又一次勝利。

在這次蘇聯叛國案的審判中，又一次表示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叛徒們的叛賣祖國的罪惡，他們企圖憑藉法西斯蒂國家等反動力量，來推翻蘇聯人民及其首領列寧斯太林二十年來艱難奮鬥所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所達到的人民自由幸福的新生活，而恢復地主資本家壓迫剝削的資本主義制度。因爲他們這種以出賣祖國，挑起世界大戰爲目標的「右派與托派同盟」，所以就不敢在人民面前公開他們的「政綱」，得不到國內人民的贊助，所以就只有一面憑藉外國的反動勢力，一面採取挑撥破壞危害恐怖暗殺等卑鄙無恥手段。無論這些叛徒罪犯如何狡滑陰謀，而蘇聯却能再三給以打擊和破獲，而蘇聯人民以及世界輿論都表示歡迎，這就證明這些罪犯不僅是蘇聯人民的公敵，而且是全世界進步和平人民的公敵，這就再一次證明蘇聯的力量强大和國基堅固的無法動搖，這就證明蘇聯全體人民對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及其首領斯太林的無限信任和擁護。

在蘇聯當局幾次對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叛徒罪魁的破獲審判中，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再三揭露了所謂托洛斯基平行總部也好，或是「右派與托派同盟」也好，無非是包括了一些最污穢齷齪的東西，偵探奸細流氓奸徒惡棍殺人兇手等匪幫，他們只要能夠從法西斯蒂血手中得到津貼，只要能夠破壞蘇維埃制度，他們什麼卑鄙惡濁違反人性天良的事，都可以包容和作出來，請看這次被告波蘭特務機關間諜白俄羅斯國民黨與法西斯頭子薩侖郭維基的自供吧！他在公審法庭中曾這樣供出：

「……是時（一九三三年）所有右派托派國民黨法西斯間意見完全消除，我們只有一目的，此目的卽以各種方法，包括恐怖行爲及破壞活動，以反對蘇維埃政權，不論命令來自莫斯科，來自右派，托派總部，抑來自波蘭華沙或其他方面均無分別，一律予以實行。」（見本報昨日第三版新聞欄內）

而布哈林叛徒在這次公審中，也曾完全承認其罪惡行爲，他曾這樣供出：

「……當托洛斯基與法西斯談判，允以割讓領土時，我右派已與托洛斯派成立同盟。拉迪克告我，托洛斯基認爲同盟將來當權主要機會，完全在於德日與蘇聯作戰時，打敗蘇聯，他的意思在失敗後，可以將烏克蘭讓給德國，遠東給予日本。拉迪克告我，係在一九三四年。」

從上面這些叛徒自己的供詞中，又一次明明白白表示出他們已經是法西斯蒂的警犬，破壞蘇聯，幫助日寇侵略中國，組織世界大戰的罪魁了。我國輿論界也從再三再四的事實中認識了他們早已不是政派而是賣國殺人的匪幫了，而蘇聯當局的懲辦，這「只是處罰犯罪，并不是黨爭」（見前日大公報社評）。因此，那些硬要把「處置犯罪」而認爲「是黨爭」的人，不僅是歪曲事實，而且是有意或無意中傷和另有其作用。

我國的托洛斯基漢奸也正是根據「右派與托派同盟」那樣的「綱領」甘作日寇走狗，用一切方法幫助日寇侵略中國，最近臨汾所逮捕的托派漢奸張慕陶事件，又一次證明他們是出賣自己的祖國不折不扣的日寇間諜奸細。我國當局和人民，應該效法中國人民的朋友—蘇聯當局和人民對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等賣國賊「除惡務盡」的辦法，把我國日寇的走狗托洛斯派及其他漢奸份子一律肅清與懲辦，來鞏固前綫與後方，進行持久的抗戰。

我生力軍渡河增援 晉南戰局即可好轉

臨汾尚在血戰運城防務鞏固

綏西我軍逼近包頭俘敵隊長

（本報潼關五日專電）同蒲路安邑、昨發現少數敵軍、運城方面我軍防務鞏固、聞平陸方面、敵運到橡皮船千餘隻、有企圖渡河犯陝模樣。

（本報潼關五日專電）晉南方面、我敵仍在侯馬以北血戰中、我軍將士均極奮勇、敵雖續有增援、然決不能挫我軍分毫銳氣、臨汾城內我軍有四團之衆、誓死不退、因交通阻隔、連日不知詳情、但據鄉息、在臨汾城附近連日仍有戰事、浮山西南可聞臨汾砲聲、又我增援部隊、已兼程開到口口側擊、戰局即可好轉。

（中央社北平四日美聯電）據自大同抵此之某旅客稱、敵軍一隊約三百名、擬赴大同及太原、在代縣兩部之陽明堡中我軍之伏兵、三百名幾全部殲滅。

長治城郊之敵、現增至四百餘名、係由平漢調來、多屬匪偽軍、晉城敵軍、警戒甚嚴、五日有運輸汽車三百餘輛、開往陽城。

（中央社西安五日電）五日接五原前方電稱、傳綏西我軍、日前出擊、已逼近包頭、是役俘敵隊長阿明達一名、斃敵數十名、獲敵槍馬甚夥、我軍士氣極旺、刻正配備一切、相機進攻。

豫北展開游擊戰爭 再克獲嘉包圍新鄉

故斷定敵無渡河準備、而係防我渡河反攻。

（中央社鄭州五日電）敵軍五日晨九時許、升起偵察汽球一枚、十時許、敵砲兵在汽球指揮之下、向我轟擊、我守軍亦予還擊、於是隔河砲戰、再度開始、鄭州數日可聞隔河之砲聲、有時猶如聯珠、至下午四時始稍息、敵於發砲……

現已圍進攻新鄉中、平漢戰事、即可好轉。

魯境戰事東路較烈 沂水以南在激戰中

偽軍一連反正民衆開會歡迎

津浦南段

張八嶺沙河集鐵路被我破壞 迭予重創敵損失已達兩師團

牟平警察 克服縣城

（中央社徐州五日電）威海衛三日訊、本月二日夜十時、牟平縣警察百餘人、由苗巡官率領、克復該縣縣城、並拘捕偽縣長王茂勳及偽警察局長漢奸等六名、除偽縣長尚在押訊外、餘均執行槍決、牟平縣已復見青天白日旗幟、民衆歡欣若狂。

馬步芳 任青省府主席

漢警備司令部 槍決搶犯一名

工界籌備組織 工人抗敵總會

我軍夾擊武康

安吉秩序全復居民來歸 富陽敵揚言將進犯金華

東北民衆反日運動澎湃

敵方恐慌橫施恐怖政策 被捕數千遭殺者八十餘

（全民社天津通訊）抗戰爆發後、東北民衆、擴大警惕、展開廣大之反日鬥爭、敵方為……恐怖政策、凡稍涉反日嫌疑者、悉……已被殺數千人、最近偽滿又搜捕大批……二月）十一日宣告處死刑者八十五人、……四人、尚有一百三十五人在審判中……復加、但同時亦可見偽滿之統治、……運動、正在日益增長。

平偽組織建立困難

黃河泛訊

基督聯合會 今日下午舉行

漢各界昨開會籌備 中山先生逝世十三週年

紀念辦法：集合遊行向銅像致敬 宣傳工作：出特刊廣播放映影片

通過要案十餘

集合地點四處

遊行程序規定

滬美報揭露 德日勾結秘密 希特勒竟怒提抗議

敵機昨襲鄭州 被我擊落五架

禹縣並獲敵駕駛員

陳總司令昨招待 黨政紳商各界

報告抗戰及維持地方秩序情形

仇視上海學生 敵向學校投彈

認教科書內有反日言論 盤踞區域阻止外人入內

望都偽縣長……

武漢合唱團昨舉行 救濟難民演奏大會

內部日感混亂 敵政界空氣極爲緊張

在華軍人對指揮官調動頗不安 總動員法案始終爲衝突之主因

（中央社香港五日電）東京電、關於全國總動員法案之討論、於衛拖病九日後、遲宜行出面主持、然政界空氣、仍極緊張、局勢尚未緩和、政界人士深恐該法案全部若遭議會否決、則……

政府與議會間 似無調解餘地

（中央社東京五日海通電）今晨日各界對日政府與議會之爭論、頗爲重視、雙方意見之衝突、係因源於動員法施行之論辯、不料昨日議會中、竟因此有人誤晴毆社會大衆黨首領……

傳敵擬在緬甸開闢一新運河

（中央社仰光四日路透電）緬甸衆院、因謠傳日本已着手設法開一運河、穿過克拉地峽、接通馬來半島與越南、俾縮短環繞新加坡之航程、特於今日提出詢問、國防部長格來夫力闢此謠、并謂縱有此種營、然所得利益、殊不足道。

蘇聯叛國案 世界輿論主嚴處叛徒

犯人席上的罪犯亦爲我們之大仇敵人 他們和「戰爭販子」聯合準備世界屠殺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關於蘇聯「右派托派同盟」受審案之消息、各國報紙咸予登載、西班牙法托羅日報評謂、「偉大之蘇維埃人民、西班牙所敬愛之人民、以堅決意旨、宣佈彼等如何處理托派布哈林派等叛徒惡棍、此類叛徒、向法西斯主義出賣自己、其目的在破壞蘇維埃人民之幸福、擾亂已在蘇聯勝利、並鼓舞爲全世界全體工人羣衆努力之社會主義的防禦」……

蘇聯叛國案起訴狀全文

——各被告供詞刊載本報第四版——

（續昨）據偵查證實、一九一八年即十月革命後布哈林及所謂左翼黨徒、與托洛斯基及其黨羽、加上左翼社會革命黨、聯合陰謀暗殺蘇維埃政府首領列甯、……

布哈林等陰謀殺害蘇聯領袖

匪魁托洛斯基早圖殺列寧等

英民反對張伯倫益烈

澳洲民衆迫使政府反對英新外交

（塔斯社倫敦四日電）英民衆反對張伯倫新外交政策之運動日益劇烈、全國民衆、舉行集會遊行、與論一致抨擊政府對法西斯侵略者讓步……

英德會議交換意見

（中央社柏林五日路透電）據路透社探悉、希特拉與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本星期四會談後、官方公佈之聲明中、……

紅軍二十週紀念 蘇聯授予五十一人勳章

榮譽勳章頒給航空職工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蘇聯最高委員會主席團決定……

法使訪問英外交顧問

談及不干涉西班牙問題

英國官方，作進一步討論。

（中央社倫敦三日哈瓦斯電）法國大使考賓，頃於午後與英政府外交顧問文西泰爵士進行談話，據消息靈通人士所知，考賓曾向文西泰提及西班牙問題，謂法國務當取擴充分保障，俾外國不致再有干涉西國戰爭情事。

德對談判態度沉默

（中央社柏林五日海通電）昨日德政界對希特勒氏與英駐德大使漢德森之會談、官方對德外長里賓特羅甫、將來赴英事、仍取沉默態度……

傷兵運動會盛況

有二百單位四百勇士參加 與着裝競賽的第一名談話

（本報特寫）「傷兵運動會」是一個比較新鮮的名字，傷兵也要作運動比賽，自然不能不參加。……

捷克首相演說

決心維護主權反抗德法西

（中央社巴黎五日海通電）捷克首相霍沙，昨在國會兩院發表演說……

根據偵察結果確定五點事實

犯罪證據確實 請予依法審判

意已開始大造軍艦

下年度海軍預算比較本年增加一萬五千五百萬里拉

（中央社羅馬五日路透電）……

法勞工青年會救濟我難民

（中央社巴黎三日哈瓦斯電）法國天主教勞工青年會，近曾向國內天主教工人發起募捐運動，藉以救濟中國戰區青年工人，業已集有成數，匯往中國，中國南京區主教于斌，頃於本日前往青年會申謝，當由該會總書記以最近向各會員募得款項，計一萬法郎，交予于斌主教，以便轉寄中國。

美注意英與法西國關係

若英承認意在阿主權 定予美國以極大難題

（塔斯社紐約四日電）美觀察家謂，英國若對意佔領阿比西尼亞加以承認，則予美政府以難題，並拖反法西斯主義之美國，其輿論界對英與法西國家之關係，將特別注目。

美將宣佈南太平洋小島上支配權

（塔斯社紐約四日電）紐約時報載稱，美國國防部對於南太平洋夏威夷與澳大利亞間若干小島上，準備宣佈美國之主權，……美海軍部正在積極籌劃各島上，建立空軍根據地。

（中央社華盛頓四日合衆電）美當局，對廣田最近之聲明、稱廣田所稱各節、並無新內容。

英消費合作社建議停購日貨

（中央社三日哈瓦斯電）消費合作運動幹部，頃議決，向全國各消費合作社建議，在中日戰爭期間，對於日本貨物，一律停止購買。

短評 「勝勿驕敗勿餒」

「勝勿驕，敗勿餒」這一句話，是我們抗戰的最高統帥昭示我們的抗戰精神，每一個中華民族的男兒都要懷抱這一精神，淬礪這一精神，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如果偶見戰事稍挫即對抗戰悲觀，對抗戰勝利懷疑，便不是中華民族的男兒。

最近西戰場上稍有失利，引起很少一部分人的失望，這是很錯誤的。……戰場偶然的失利決不能決定整個抗戰局勢的勝負，……還應當看到敵人愈益深入時，怎樣遭遇到難於克服的各種困難。還當看到敵人國內因着物力，財力，民衆反戰的日益深化激化而在日益深刻地暴露出難以支持的窘狀，更還要了解到敵人爲什麼最近又提請出調人來的對抗戰比較不堅定分子，積極進行誘降的毒計。

我們抗戰的前途決不在一時一地的勝負，而是在沉着艱苦堅持到底！在堅持抗戰的過程中，爭取時間，加緊擴充和鍛鍊堅定有力的新國防軍，在最後的大會戰中，一舉殲滅敵人。

蘇聯定期舉行中國抗戰漫畫展覽會

（中央社訊）蘇聯定于三月底舉行中國抗戰漫畫展覽大會，由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負責代爲徵集，該會除派代表向各地徵集外，凡藏有關于抗戰意義各種漫畫及照片等，願意參加者，可於一星期內（三月十三日止）逕送漢口青年會內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以便寄往展覽。

全國學聯 二十日開會

（中央社訊）全國學聯會爲產生新的領導機關，擴大學生救亡運動起見，原定於本月十日，在武漢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但現在交通阻隔，遠道代表，不及如期趕到，紛紛要求改期，故該會理事會已決定將開會日期延至本月二十日，屆時邀請黨政當局出席指導，……

[1] 219

蘇聯叛國案中 各叛徒庭訊供詞

二日開始庭訊三日晝夜繼續審判

別索諾夫供詞 接受托洛斯基命謀殺高爾基

——第一日庭訊——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電）蘇聯大陰謀案偵查庭、首先開始訊問被告別索諾夫、彼供認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彼係社會革命黨黨員、反對十月革命、一九二〇年加入蘇聯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任蘇聯貿易代表、至柏林工作、彼之加入托洛斯基派、係由舉亞達可夫吸引、由舉氏主張、經托洛斯基之子與西多夫與托氏接觸、而西多夫與托承認係由托派工程師力克別索諾夫與彼等將舉亞達可夫接濟托洛斯基之金錢及信件、轉給托氏、彼告供認、一九三三年十月、在美朗因力克而使克利斯丁斯基與托洛斯基會見、克氏曾訓令彼就其外交工作上實行其破壞政策、以分化蘇德關係、檢察官維辛斯基詢托派與右派聯制問題、別索諾夫答稱、此種聯制、于一九三一年即已實行、一九三二年以亞達可夫告彼、謂托派與右派、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已成立聯繫、此種供詞、後又有布哈林供詞證實、檢察官審問結果、被告別索諾夫、格林哥、羅森郭爾茨特斯等、證實克利斯丁斯基曾屬于托派組織、且參加右派與托派反蘇集團之犯罪行動。

別索諾夫又描寫克利斯丁斯基與托洛斯基在美朗會見情形、係力克代爲謀得一旅館房間、冒名約爲生者之護照、托洛斯基亦自法國冒用另一人之護照前來、檢察官詢問克利斯丁斯基彼時是否在美朗、克氏答稱是在、但否認曾與托洛斯基會見、別索諾夫繼報告彼等會見所談之內容、托洛斯基聲稱、彼已與德國國社黨成立協定、托派將採取希望失敗之戰術、挑撥蘇聯與其他各國之關係、別索諾夫詳述托派在柏林之秘密組織種種關係、彼指示保存在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其間傳達托洛斯基往來之信件、及佈置數項指派事件、舉亞達可夫與托洛斯基之會見、及別索諾夫與托氏在巴黎之談話、皆由該機關佈置、此次會見、托洛斯基指示、挑撥蘇德兩國國交、以引起戰爭之必要、在戰爭中托派即將努力使蘇聯趨於失敗而割讓烏克蘭於德、托氏更訓令實行恐怖行動、以反抗共黨與政府首領及高爾基、托氏謂、「高爾基對蘇聯及東歐有極大影響、傳語舉亞達可夫、務取得高爾基之生命、予何代價在所不惜」、一九三六年舉亞達可夫被捕後、別索諾夫至莫斯科時、克利斯丁斯基令其轉告托洛斯基、謂托派在蘇聯之工作情形、日益惡劣、德法西斯武裝攻擊蘇聯之企圖、實刻不容緩。

伊凡諾夫供詞 英特務機關與布哈林命令同

——第二日庭詢——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蘇聯最高法院軍法會審法庭、今晨審問被告伊凡諾夫、伊氏於一九一一年即任杜拉省憲兵司令部煽動組織之偵探、一九一五年由憲兵大佐科爾可金之訓令、伊氏加入共黨、一九一八年與左派共黨聯繫、圖抵制勞工階級、檢察官維辛斯基問、「汝是否學習成一煽亂黨人、開始於某憲兵首領、而完成於布哈林？」伊氏答曰、「是！」其後伊氏加入在布哈林指導下之右派組織、在北高加索之北部地方、從事與蘇聯政權鬥爭之下層工作、由布哈林之訓令、在北部地方與英特務機關取得聯繫、供給情報、且接受其指導、伊氏在庭上謂、「英特務機關與布哈林之訓令、完全相同」、彼供以右派對英國貴族階級之態度謂、「因其對於右派之幫助、我等曾力謀英木商之利益以報答之、我等曾由羅遜郭爾特斯等之居間、以最低之價格售與英商大量木材、此舉、深使蘇聯受數百萬盧布之損失」、伊氏又供認因布哈林訓令而組織恐怖黨、且在北部地方發生恐怖關係、在謀殺基羅夫後、布哈林且訓令採取更大規模之恐怖行動、企圖即開始向蘇聯之武裝攻擊、審訊伊氏將結束、檢察官維辛斯基詢布哈林與伊氏勾結事、知一九三二年布氏即領導伊氏建立富農叛亂、與反對蘇聯政府之活動、布氏並告以右派應努力自外國取得武力之幫助。

朱巴利夫供詞 爲德作偵探圖暗殺莫洛托夫

——第二日庭詢——

繼又審問被告朱巴利夫、朱氏謂彼在一九二九年加入右派組織、一九三〇年五月與李可夫勾結、討論烏拉爾右派下層組織活動問題、據米氏謂烏拉爾之右派與托派及李派聯繫、曾破壞當地農產及人民之食品供給、朱氏並供稱對俄羅斯共和國人民農業委員會之陰謀活動、及造成一九三六年末之恐怖黨、企圖暗殺莫洛托夫、並承認爲法西斯德國作偵探工作後、又探息自一九〇八至一九一六年、朱氏曾爲沙皇警察之黨羽、檢察官問一「汝亦曾警察得受報酬否？」朱氏答謂「曾得過二次、每次三十盧布」、檢察官繼請求開庭傳訊證人、前科特尼可夫官瓦西耶夫爲授朱氏以警察職務者、瓦謂彼確在一九〇八年任用朱氏、且自警廳付以報酬、至是審問乃告終結。

拉哥夫斯基供 托派右派都慣於用欺騙手段

——三日夜審——

蘇聯陰謀案夜審中、在開始審問克利斯丁斯基前、檢察官先詢被告拉哥夫斯基、「托派克利斯丁斯基之活動汝供知之否？」拉氏答：「克氏昨日宣稱彼已放棄托洛斯基主義、一九二八年且將此事函告托氏、此函托氏曾付余閱讀、余將指出一事實以解釋此函之意義、在蘇聯共黨第十五次全體大會時、余適在柏林大使館、當時克氏、開美尼夫及余付余檢查見余未發克氏有放棄托洛斯基主義之表示、且適與相反、余等討論在全體大會後反對黨將採之步驟、克氏且宣稱余等仍將繼續進行、此後在莫斯科余曾告托洛斯基謂克氏此舉不過爲使自己置身事外之預備耳、此即該函之意義」、拉氏繼謂克氏此舉實無價值、托派、李派及右派皆習于欺騙、而此宣言之發表即爲此欺騙方法之一種、檢察官詢以克氏此後有否與彼來往、答稱「然、克氏致書與余謂余須放棄此黨、並希望仍能召集所有之托派」、檢察官繼問克氏、「拉哥夫斯基之言確否？」克氏答曰：「然！」檢察官乃出示克氏致托洛斯基之函、二氏均謂即是此函、檢察官乃讀函中一段、保京氏謀以證明彼已放棄托洛斯基主義者、檢察官指明此函僅嚴格批評托氏「戰略之錯誤」、而絕無克氏放棄托洛斯基主義之表示、此信之目的不但證實於拉哥夫斯基、亦且由克氏自己證明、檢察官繼謂：「克利斯丁斯基將仍繼續欺騙法庭、拒絕糾正其先前之口供乎？」克氏答稱：「余仍堅持預審之口供」、檢察官謂：「即汝昨日之宣言亦將被認爲托派之煽惑行動」、克氏乃解釋其昨日之口供謂：「因被囚而起之緊張情緒、起訴書所給與痛苦之印象、及身體之不適、余實不能說明真象、余決不能被判決有罪、余無此力供出對輿論界訴說真象、但余請求法庭紀錄余之宣言、此實言被認爲足以證明余確係有罪者」、

李可夫的供詞 組織富農暴動謀刺史達林等

——三日夜審——

繼續訊問李可夫、彼完全承認其初審之口供及應得之罪名、李氏答稱檢察官之詢問謂：「在一九二八年、右派總部完成其最後之組織形態、當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總部人員李可夫、布哈林及湯姆斯基採取欺騙手段實行反蘇工作、國家政治保衛局代理主席雅格達加入右派、包庇反革命組織」、檢察官乃詢雅氏、雅氏承認此事、且承認在一九二八年彼曾採取直接叛逆之路線、李可夫亦供認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右派曾從事組織富農反叛運動、此口供亦得布哈林所承認、檢察官於審訊李可夫及布哈林後、宣稱在一九三二年右派反革命組織採取恐怖主義以反共黨及政府之領袖、因此乃開始組織恐怖團、右派總部圖謀社會革命黨西米諾夫建立一恐怖團謀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人員、史達林爲其第一對象、其次即爲加幹諾維基。

格林哥的供詞 以國土換法西國家軍事援助

——三日夜審——

夜間開審時、法庭審問被告格林哥、被告完全供認以前所提之證據、格林哥本屬烏克蘭中產階級國民黨、其參加共產黨、志在使烏克蘭與蘇聯分化、叛變蘇維埃國家、氣德法西機關、彼並非倚賴烏克蘭有任何力量、而係與各國對蘇聯敵對人士聯絡、得其援助、將叛徒軍火送至烏克蘭、此次逐漸指揮有格林哥在內、此項組織破獲後、格林哥又組織國家法西斯組織、與右派、托派發生聯絡、格林哥稱舉亞達可夫、烏克蘭法西斯國民黨、允許外國以烏克蘭經濟資源、換得軍火援助、以謀叛蘇聯」、此項提議係由格林哥經克利斯丁斯基接洽、由克氏助我與敵對蘇聯之國內有力法西人士聯絡、格林哥經克利斯丁斯基手、交與在莫斯科等外國法西斯代表、復經克手收到資助之答覆、檢察官審問被告克利斯丁斯基、是否曾介紹格林哥與外國法西斯代表認識、克利斯丁斯基承認曾介紹格與若干外國軍事家聯絡、被告格林哥又證實、右派托派總機關陰謀計劃係以從外國特務機關、獲得軍事援助爲依據、此點特務機關係偵從侵略者之軍事援助。

格林哥謂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右派與托派同盟曾從事估據克里姆地方之各種計劃、格林哥向庭上陳述該同盟之恐怖活動、曾於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內準備一切企圖暗殺史達林與萬荷夫在此項口供中格林哥復述及對人民財政委員會破壞工作、其用意在使蘇聯政府財政政策喪失信用、窟伯幣制遭受暗傷、格林哥又謂右派與托派同盟對蘇法互助公約、採用消極態度、因該公約爲支持和平因素之一。

赤爾諾夫供詞 勾結孟雪維克破壞農業生產

——三日夜審——

格林哥等退庭後、法庭進行審訊被告赤爾諾夫、赤爾諾夫供實上次訊問所提供詞外、復於答復檢查官各問中稱、彼於一九一六年與一九二〇年間曾隸屬於孟雪維克黨、以後始加入共產黨、於一九二七年赤爾諾夫不滿意黨之農業集體化與農村階級鬥爭之政策、與黨分立、在烏克蘭組織一秘密小團體、於一九二八年加入右派之非法組織、赤爾諾夫供謂、在彼赴德前曾晤李可夫、李可夫在托姆斯基面前命令赤爾諾夫與亡在外的孟雪維克黨領袖之一名旦恩者聯絡由彼之手得請求第二國際之首領、擴大敵對蘇聯之行動、赤爾諾夫與旦恩晤談之處、係在可尼斯堡地方一德人別墅內、第二次晤面係在孟雪維克黨俄籍琪不力克之柏林寓所內、旦恩謂如右派欲奪取政權、無軍器援助則難成功、因此資本主義國家之援助、誠爲必需、在協商後、赤爾諾夫與克魯克對飲、被供稱、當時已有醉意、乘公共汽車赴車站返莫斯科、赤爾諾夫復供稱、路上與三名德人鬥口、被拘送警察局、赤爾諾夫在彼處過夜、翌晨俄伯赫斯上尉到臨、向彼工作、俄伯赫斯宣稱、赤爾諾夫供稱、「雖然恐、並檢出照片與談話內容之記錄、赤爾諾夫供稱、到此時余始明白旦恩與德國情報機關曾有關係、余自無辦法、允爲一名德國間諜矣、維新斯基向李可夫訊問彼和赤爾諾夫與旦恩接洽用意何在、李可夫於供實赤爾諾夫陳述外並謂、除此、余曾向赤爾諾夫提議在中產階級各報、尤其是須在孟雪維克黨報內、彼撈蘇聯國內情形、李可夫復謂彼個人曾對該黨報供給材料、誹謗蘇聯、赤爾諾夫於答復檢察官各問後復供稱、在彼返莫斯科後、柏林日報莫斯科通訊記者斯基佛來訪、以德國之間諜別名相稱、斯基佛稱俄伯赫斯大佐、願獲明悉蘇聯黨內事項、農產品售賣進步狀況谷倉動員計劃、物品存儲概況等等、赤爾諾夫允諾供給此類情報、赤爾諾夫在投入農產委員會從事工作以前、與余維爾紀面、獲得訓令、從事稻穀售賣處之破壞工作、妨礙穀倉之建築、使穀品不能收藏、引起農人之不滿、輸入有害穀物病虫、使谷倉動員計劃不能實現、在赤爾諾夫被任爲蘇聯農業人民委員時、另一德國情報機關之代表萬維德、與之發生聯絡、共同計劃農業上破壞工作、由赤爾諾夫執行、赤爾諾夫並稱依照德國特務機關訓令、家畜無論大小、一律屠殺、在某某區域內、猪與家畜身上須以動物病虫使之染病、檢察官維辛斯基訊問赤爾諾夫、「汝曾收受德國情報機關之金錢否」、赤爾諾夫供稱、「余忘提及」、維新斯基諷刺口吻謂、「此是何等奇異之遺忘」、赤爾諾夫稱、「余接受德國特務機關之金錢、大約三萬馬克與十五萬盧布」、赤爾諾夫認此款一部份用做津貼右派組織之黨員、大部份則留爲己用、在繼續供稱中、彼復述及由李可夫得與右派中央發生關係、彼與李可夫晤面次數不少、據赤爾諾夫稱、李可夫在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二年曾與彼談及家庭革命之必需、意謂捕殺黨政要人以援奪政權、一九三五年李可夫向赤爾諾夫說及破壞農業工作與分解集體農場之事項。李可夫經檢察官訊及此點時、供述彼與赤爾諾夫談話之內容及彼給予赤爾諾夫之訓令、檢察官維新斯基向赤爾諾夫問及指導汝之工作尚有個人否、赤爾諾夫答稱、李可夫與德國特務機關、在被告赤爾諾夫審訊後、即宣告退庭、

團結

(40)

哥老會是抗戰的力量

適夷

我們接到很多讀者的來信，提起各地救亡運動中的哥老會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三日本刊的讀者信箱中，已作了一個簡單的回答，因爲問題的重要，我們覺得還得來談一談的必要。

哥老會的起源，是明末貴民反抗滿清統治的組織；他的本身便有着豐富的民族思想。他們重視團結，重視義氣。因爲在滿清政府殘暴的壓迫底下，只有團結的力量，和相互間的親愛精誠，捨生取義的精神，才能反抗壓迫，爭取生存。雖然這團體因年代的久遠，漸漸模糊了他原來的面目，而發生一些不良的事實，但他的民族反抗的精神，還是存在着的。孫中山先生奔走反抗滿清的革命運動，首先就注意到哥老會，知道這是中國民族一種極大的潛力，和他們取得了很密切的聯絡，辛亥革命能夠在艱苦的環境中順利進行，以致後來武昌起義的爆發，都得到了他們不少的幫助。

在日寇的野蠻侵略下，民族國家的生命，危在旦夕的今日，哥老會在全民族爭求自由獨立的抗戰中，無疑地是一種很大的力量，他們有着普遍各地的組織，一向爲着本身的生存和發展很艱苦的掙扎着，他們中的份子，都是富於團結精神，富於秘密活動的經驗，在內地鄉村中有他們秘密的武裝，在重要生產中，也有他們潛在的勢力，這種既成的力量，領導抗戰的政府，和做救亡工作的民衆團體，如果把他們吸收到抗戰的陣線中來，無疑地是會增加巨大的戰鬥力，發揮巨大的作用。

在他們中，固有少數份子在地方上造成種種不良的現象，但他們也一樣有着反日的意識，不是甘心做亡國奴，甘心受敵人驅使的，只要我們能夠不因他們所造成的不良現象而忽略他們，仇視他們，和他們取對立的態度，卻相反地，和他們去接近，對他們取誠懇說服的態度，他們一定能和我們來共同爲民族國家而作戰的。在這偉大的民族抗戰中，一切的力量都需要集合在一起，來對付共同的目標，任何力量都不能遺漏；尤其是不能以不必要的對立，以致分散了力量，甚或因此而使抗戰的力量遭受阻礙。

詩歌朗誦運動

黃一修

詩歌運動在延安萌芽了——是去年十一月吧，這兒成立了一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裏面有一個文藝部，文藝部之下，產生了一個詩歌組。這個詩歌組發展得倒不慢，到了十二月已經擴大成爲一個「戰歌社」了；成立大會是新年放假的最後一天開過的，當時到會參加的有二十幾位年青的歌手；文學批評家周揚，作曲家呂驥，詩人柯仲平也都參加了這個成立大會。

自從「戰歌社」成立後，自從文協的詩歌組產生後，過去曾經被提出過而沒有得到解決的詩歌問題，被我們這裏的詩歌工作者把握着了。

詩歌本來是大衆的藝術，也只有普遍在大衆的基礎上，才能夠得到健全的發展，才會有偉大收穫。

中國的新詩運動，雖說有二十幾年的歷史，但過去詩歌運動的工作者，并沒有消滅了詩壇上的荒蕪，這幾年來，雖然有較好的發展，但離我們底理想程度還是相當的遼遠，而且因爲詩歌的本身不夠大衆化，和只是被印到書本上（自然，我并不反對把詩歌印到書本上），就是說一般大衆不易接受，就是說：過去的詩歌還沒有深入到大衆中去的。

今天，我們這裏的詩歌工作者，把詩歌朗誦這一問題提出來并不是偶然的。

詩歌朗誦這一種藝術，在外國是很普遍的。在中國過去雖曾被提出過，但并沒有什麼發展，所以，這一種藝術在中國還是新的產兒。但她卻是大衆所迫切需要的藝術，因爲她是用聲音的藝術來直接訴之於群衆的耳朵的，只有這樣，才容易深入到群衆中去，尤其是在大衆文化水準很低的中國，尤其是展開着民族革命戰爭中的中國，詩歌朗誦這種藝術更是迫切需要的。

正因爲詩歌朗誦這一種藝術，在中國還是新的產兒，所以還沒有什麼理論，這裏的詩歌工作者，一面不斷的在建立朗誦的理論，一面用實踐來證明和補充我們的理論。

「戰歌社」自從成立到現在，雖然還不到兩個月的歷史，公開朗誦已經有了二十次以上，過去兩個月內，不論在陝北公學或延安城裏中央大禮堂開的晚會，差不多都有詩歌朗誦這一項節目。我們的朗誦雖然沒有成功，甚至可以說，有許多地方是失敗了，但詩歌朗誦，目前，在延安已引起人們的注意了，這就是我們兩月來努力的收穫。

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上，我們在城裏中央大禮堂舉行了一次「詩歌，民謠演唱晚會」，這，在中國大概還是創舉吧。晚會的內容有各省的民歌，小調和新詩的朗誦。我們舉行這次晚會的目的是什麼呢？最主要的是提倡詩歌朗誦，其次是從民歌小調中來學習朗誦的方法，批判地來接受這些直接來自大衆中間的文學遺產。

這次的晚會，我們發出請柬共三百張，開始到會的有二百餘人，但到將會散時，只剩下一百餘人，一般的說，這晚會是失敗了。但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毛澤東，這個時代的巨人，從開始一直到散會才離開會場。

這次晚會失敗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檢討的結果，大概有下列幾點：（一）詩歌的重要性，還沒被人們所注意，詩歌朗誦，一般人還不曉得是什麼玩意。換一句話說：我們還沒有在理論上說服大衆。（二）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illegible]（三）[illegible]（四）[illegible]

[illegible]

讀者信箱

抗戰中的土匪問題

編輯先生：我有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向先生提出，希望得到具體切實的解答。在全面抗戰的今日，大家都在談民衆武裝的問題。但是有一種相反的現象，便是最近各地土匪的普遍，此中一部分是本來當土匪，一向擾亂地方，搶掠過活。現在發見土匪中頗有一些受敵探漢奸收買的事實，不久以前某地破壞一個機關，搜出僞滿國發出的匾額。還有一種新的土匪，大半是逃避徵役拉夫的壯丁，無法生活，就當了土匪；這種新土匪的增加，不但使地方增加不安，而也有被敵探漢奸利用的可能，這對於抗戰前途是很大的危機，而且也使反對武裝民衆的人有所藉口，以爲民衆武裝便是製造土匪。對於土匪，是不是應該採取剿滅以外的辦法？我們做救亡工作者，應該對民衆如何宣傳？土匪是不是也可以成爲一種抗戰的力量，用什麼方法可以使他們轉變？這問題是相當大，相當嚴重的，也許有許多人都和我有同樣的感覺。餘容。此致

民族解放的敬禮

讀者李逸之上

逸之先生：你所提出的確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對於土匪首先我們得來探究它發生的根源。它的根源在那裏呢？就在於占我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過去受着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高利貸重重剝削，以及接續不斷的天災水旱的壓迫，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所必要的生產工具，不能從事再生產，因此，不得不離開農村。簡言之，土匪之發生是農村破產農民離村的結果。農民離村之後，可跑的路有三條：（一）到城市去做工人，但這在中國民族資本非常薄弱，過去工商業同農業一樣衰落的這些條件之下，能容納的數量是很少的；（二）到軍隊去當兵；（三）剩餘下來的就是去靠掠奪生活的土匪。

所以我們應該告訴民衆，土匪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犧牲者，他們的本質應該是反帝國主義的。在這抗戰高潮中，他們也是不願做亡國奴的。東北抗日聯軍就是很好的例子。只是抗戰的陣線中對於他們太忽略，或是對他們太不信任，使他們也感到救國無路的痛苦，這痛苦可能使他們走上相反的道路，受敵探漢奸的誘騙。因此，做救亡工作的人們，應該設法打入他們的中間去，提高他們的抗日情緒，使他們明白，自己手中的槍，不應該對待老百姓，而應對待日帝國主義；而且也只有驅逐日帝國主義出中國，才有他們光明的前途。

政府在農村間徵發壯丁，事先必須有廣大深切的宣傳，使人民了解捨身爲國的意義。過去用命令式強迫式的辦法，便是造成壯丁逃避的原因。現在上下一致已經認定這種辦法必須加以改善，而且事實上各地政府亦已開始有些改善，採用一些政治動員的方法，例如設立鄉村工作訓練班，號召智識青年到農村做宣傳工作，并頒佈了一些優待出征軍人家屬的條例，我們希望這些條例能夠真正執行，以消滅上述不幸的現象。

許多害怕民衆的人，把民衆武裝和土匪問題連在一起，是絕對錯誤的，土匪的擾亂地方和受漢奸敵探誘惑，固可顧慮，但不能因噎廢食，就此放棄武裝民衆的工作；相反地，倒是因此更需要民衆的武裝，來協同政府保衛地方，肅清漢奸敵探，參加抗戰前線。事實上，在各戰區中，這種潛在的威力已經漸漸發揮出來了。現在我們趕快要在各方面來推動這個運動，以加強抗戰的力量。

編者